

四書味根錄 論語卷八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泰伯章全旨

此闡幽之意首句虛冒下兩句正發明至德處三讓所以全君臣無稱所以全父

子觀語類主讓商說無疑仁山主讓周則天下二字落空且與至德無涉又有讓商亦讓周是騎牆之見俱非○按朱子謂論語稱至德者二一文王一泰伯益大王武王行古今之通義泰伯文王守天地之常經而其間不能些子高下故德盛民歸謂之無私心則可謂之當理則不可必若泰伯文王乃於天理人心無一毫不盡方孟旋南河陽城之避舜禹得所讓而民稱天祿咨爾之傳堯舜得所讓而民又稱若太伯者人何足以知之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伯周太王之長子至德謂

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讓再辭為固讓三辭為終讓今必求其事以寔之則無所據

矣無得而稱其遜隱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王大王之時商道

寢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固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按詩云至於大

過追敘王業所由起如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耳非謂其圖度天命也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

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

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

有天下矣坐寔本文乃棄不取貼三而又泯其迹焉貼無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微首蓋

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所執者君臣之義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故其心則同然夷齊於武王有犯無隱

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於大王則左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形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夫子意曰我周之興固為世德作求矣然作述未興荒康伊始有泰伯不從是以不祀自超然局外而無事者非泰伯乎我觀泰伯其可謂德之至極而無

以復加也已何也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熾以泰伯之德使其得百里而君之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是天下固泰伯之天下也乃以操券必得之天下解使去已推而讓之於商

而又托采藥而逃並讓天下之迹求於無形當時之民竟無得而稱焉雖作邦作對詩人有泰伯王季之稱而到今之民竟若不知有泰伯者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吁伯之讓自我

發之泰伯之心。至德從處變能權上誨有扶綱常植名教意。方與下文闕切。下兩句總亦或以此傷矣。是至德之寔讓是美德曰天下則其讓大曰三讓則其讓誠。三讓不必泥定三次讓。註云固遜指遠去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可復君國便是。或疑泰伯是讓國如何以天下讓。蓋以時勢論之商必亡周必興以德論之伯無所憑藉猶足以興吳豈讓周之盛不足以致王故斷之以天下讓也。認得天下二字的確才曉泰伯三讓心事。末句須看無得二字泰伯自不令人稱也有托而逃不露一毫形迹非特人不知其是讓并大王亦不知其是讓也。註中隱微二字可知當日多少委曲深心善存父子處。聞註泰伯之讓固在之荆蠻而不欲君國然又非我去而聽吾父吾弟自爲之也其去也用以潛孚乎父而挽其剪商之志亦以默喻夫弟而繼其輔商之志并隱示文王而終其忠商之節及伯去而文王因心則友又王以服事殷至商受暴虐然後武王不得已而伐之此伯之所不及料矣。勸學錄本是讓國而云天下者從其後之詞耳後人因集註剪商二句遂生以天下讓商因欲傳位季歷三句或又主以天下讓周夫文王生于祖甲之二十八祀歷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凡五君而後至紂在太伯當日安知後來不有復興商業如武丁其人者而云商必失天下我以天下讓商哉又安知太史之爭商辛之暴及諸侯之會而云周必有天下我以天讓周哉紛紛聚訟兩無是處。按此說亦有理。

恭而章全旨

此欲以禮成德意註兼過不及說只重過一邊四者皆太過之弊。題鏡依下章張子註當以禮字貫無禮不足以維身有禮則可以化俗。勢蕙之累在已亂絞

之害及人必有禮而後人已均受其益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絲里反意畏懼貌

絞急切也

絞如繩兩頭絞得緊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傾失之過

子曰禮者所以範

如接人以恭若無禮則為卑躬為折節儀節繁多而不免於勞矣處事以慎若無禮則無節停為觀望逡巡畏縮而不免於怠矣果敢而勇若無禮則一朝之忿一時之快逞其血氣而必至於亂矣持躬以直若無禮則不問親疎不分緩急畧無斟酌而必至於絞矣是恭慎近于沉潛而不能剛克直勇近于高自禮即理也只看合當恁地便恁地即為禮恭以接人明而不能柔克皆不學禮之過也信言慎以處事言勇以果敢言直以發言言任彛聖過為拘苦便覺其勞若病于夏畦則誦也算得不恭恭是畏首畏尾當做不敢做亂是任事過銳有父兄在亦不稟命而行絞是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若有意發人陰私則計也原算不得直註弊字指當下作病字看非至流弊而後如此也

君子章全旨

此見在上者當躬行仁厚之道以化民依吳氏另作一章看然亦不必硬做曾子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國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

目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目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

近民之興起有所待謂其可以仁必不可以偷者非也民之良心不終息謂其可以偷必是日不可以仁者亦非也顧上之躬行何如耳誠能率其天性之固然而於親則篤之於故舊則不遺之是仁厚長者之行自朝廷以及閭閻而展親錄故之條先吾身而後天下彼民相感以性亦各親其親而興仁矣各恤其親兼一本九族言故舊兼先世與本身言宋友戚而不偷矣故化導之基端在君子慎三篤字要看分外加厚一番親自宜篤而望

我者深間之者眾其勢又難篤也不遺字要看格外施恩一番故自宜不遺然恃我者素新進相形其勢又易遺也篤與不遺又各有等級陳大士一體之所分九族之所合或與之體其意焉或與之慮其全焉九重之上降家人之慈棠樣之意藹如也微時之所其先世之所勤或爲之錄其功焉或爲之掩其過焉十世之宥敦布衣之歡帶礪之恩殷如也篤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仁厚皆民心所自有而其機全在上始兩則字有轉移不覺意陶石費其始也仁不遺親人惟求舊所以端軌率先者一惟忠厚之道而不欲以刻薄示萬方其既也上率親斯下興化上崇舊斯下革心所以象指歸極者人有長者之行而不欲以澆漓傷盛治題鏡與仁則殘忍之民未嘗不愛其類不偷則刻薄之俗未嘗不自營其先無他動之以天性之良故也

有疾章全旨

此以全歸之學訓門人啟予二句示以身之能保詩云至免夫推原所以保身之由小子一呼望門人亦如此保身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手足啓手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嘉

免去音小子扶

國啟開也

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

見孝經

故於此使弟子開其

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深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

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

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君子以全歸為免矣

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曾子一生守身為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重至有疾而呼門弟子曰爾其啟衾視予足啟衾視予手夫子之所以無毀傷者以吾有以保之也吾平日保身誠有如詩之所云戰戰兢兢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而今而後始得免於毀傷矣否則一息尚存猶未敢言手足包全身言引詩只是一恐字如臨如履總是惟恐毀傷也今而後知恃也小子志之免正見前此求免之難宋慎三小子一呼承上三層見我有手足爾亦有手足也我嘗戒懼爾亦當戒懼也且予曰短小子曰長也蓋將全受全歸之責付之小子矣自參乎一呼而夫子之心傳于曾子小子一呼曾子又欲門人之各傳其心也

孟敬章全旨

此見居尊者當務其大體重未節

○曾子有疾。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武伯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竊反本，故

言善。上兩句引起下兩句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音志記也。○曾子因

問疾，欲有以救其失，先自發言曰：鳥將死，尚有哀鳴，况人乎？曾子曰：漆言字是自已，陡然說之將死，而良心發現，其言有不善乎？今我之言，子其識之。起輔氏：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耳。至將死時，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將死之鳴聞者惻然，則將死之言聞者不可漫然要見提撕之意，勿作悲諷語。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道之事，則

有司存。遠近並去聲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是也正顏色而近信，則

非色莊也。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遵，竹豆。木豆，邊盛

脩脯糗餌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道字指得闊遠。豆，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道字指得闊遠。豆，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

身之要

以出乎已者言

為政之本

以加諸民者言

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

存養是貴

徹動靜始終工夫省察就當下言而不可句總說造次顛沛并連動正出時都在內非單指平日勿誤看

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

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遵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益以脩己為為政之君子大夫身居人上固儼然君子也出身加民則有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言道焉而要其所貴有三三者何容貌者民所則儼

如君子一動容貌斯遠乎暴慢矣顏色者民所瞻仰也君子一正顏色近於信矣辭氣者民所承聽君子一出辭氣斯遠乎鄙倍矣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惟此若遵豆之事雖道所不廢自有司此事者守之豈君子自提出君子便是身處有司之上道是居上臨下之道該本之所貴乎子大夫尚敏聽吾言未言道不止有五而此三者乃為君子之所貴已撇却遵豆之事了所貴乎三字是着力字容字虛貌字定以身言暴是不細膩慢是不敬慎暴者剛之過慢者柔之過狼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鄙肆固是慢稍或怠緩亦是慢顏字寔色字虛以面言正只是整頓的意思近信內外一致溫焉而非假此以迎人儼然亦非假此以鎮物在彙聖遠暴慢是由內以達外故土句著個動字近信是由外以驗中故上句先者個正字細玩此二句微別辭字是氣字虛氣即在辭中指證言之聲音神韻鄙如街談

巷語倍是畔道離經有說得無甚差錯只是淺近粗俗雖不倍而鄙亦有論得甚高而實得於理雖不鄙而倍夏夢禪辭不澤于雅必其氣躁而浮辭不式于經必其氣逆而悍是辭有鄙氣亦有鄙辭有信氣亦有倍也辭即澤于雅而以躁氣出之仍覺淺而無首辭即式于經而以悍氣出之仍覺戾而多忤是辭不鄙氣亦有鄙辭不倍氣亦有倍也三斯字矣字語似甚自然朱子謂作效驗似有病改作工夫說惟其未動正出之先既無不莊敬誠寔涵養而臨動正出之時又不敢悠忽懈怠而再加意省察然后能各得其當而有斯遠斯近之妙如此請則斯字矣字仍合自然語氣而工夫八面皆圓註脩身之要便是為政之本不可將脩身為政平說惟其為要為本所以可貴三段俱要迴抱首句入誦與邇豆凡細務俱該邇豆亦在道中所包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在彼故但當付之有司供其事君子於區區細務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却于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殊非切身之計程尹二說以效驗言乃朱子舊說今改作用功故置圈外此章語類文集多主舊說雖亦可從但要從效驗中補人工夫其義乃完

以能章全旨

此追思顏子之學幾於無我也上四句不見我之有餘於人下一句不見人之有間於我末二句是慨歎其人而契慕之也全要得形容慨想之神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若無實若虛而不校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之由不見物我之有

問犯而不校之由故能如此此句纔是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釋上不必得為在已失

為在人釋下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此以人已二字聯貫五句○惟聖賢曾子曰義理本無

已為優人為拙物我本無間而量狹者每以已為是人為非此皆有我之見也吾嘗思之理之有知有不知則能不能分焉不能不安於不能其問於能常也即能者不域於能其問於能亦常也乃有從旁觀之既知義理可謂能矣乃問於人之不能知之有足不足而多寡分焉寡者不甘於寡其問於多常也即多者不限於多其問於多亦常也乃有自人觀之博聞廣見可謂多矣乃問於人之寡其能如是是有也非無也惟其自視雖有若無此所以能問不能也其多如是是寔也非虛也惟其自視雖寔若虛此所以多問於寡也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斯又我以禮處人而人以無禮加我是之謂犯乃絕不與校焉若不見已之有問於人安知人之有犯於已其不見物我之隔又如斯斯何人哉不可於世俗遇之亦不能於今日得之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是真有不能不能以所知言多寡即所能之多寡惟深知義善不伐有怒不遷者也而今安在哉理之無窮惟忠一善未盡問之以求盡此無窮之義理而已非挾其能與多而故問也但自他人觀之則見其如此耳此即謝註不知有餘在已意能即有也不自知能在已故曰有若無多即寔也不自知多在已故曰寔若虛此本蒙存作承上推原一層今講依之或云下二句宜總承不宜分貼上二句又有謂上二句重問字是不見人之短下二句重若字是不見已之長即不問人時而若無若虛之器量本

是如此總見得義理之無窮而已。罕皆主此。須知各兩句中又要分淺深多者能之多比。能字進一步定者有之。寔比有字進一層。寡為能之少。虛為有之。虛總字字恰當。犯者我立於無過之地。而人以無禮加我。非氣弱而不能校。非慮患而不敢校。非含忍而不欲校。見得萬物一體。如人之一身手足爪牙之相犯。自無有校之者。與孟子三自反亦差別。趙鶴齊校非怒也。惟干理之可否一區分耳。校非報也。惟於情之順逆一繫矩耳。謂已無納侮之隙。而非意之干。不必為意。此即校也。謂彼寔傲慢之徒。而無道之加。不足與稽。此尤校也。而若人無之。虛提其事在前。已含有歎羨追思意。而因以昔者吾友寔之婉轉之神。溢於言表。滙泰嘗從事於斯。須見得曾子企慕顏子思學其所學處。方不是空悼人琴。說統不能且問能者。可知處逆如此。處順可知此。補亦完。

可以章全旨

此贊才節兼全者之為。君子才節俱兼。性生學問精神全在。可不可上。○君子成德之名。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上兩句所以表其才。下一句

所以著其節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

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

攝國政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

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

可奪

其才其節兩其字俱屬君子。蔡虛齋曰：臨大節以事變，言註其節以節操，言不可混看。

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

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託孤寄命是有歎有爲臨大節不可辱乃云有守

曾子曰：人必才節兼全而後爲成德也。有人於此，卽以六尺之孤輔佐之，可以不負先君之所託，卽以百里之命總攝之，可以不負先君之所託，其才之過人如此，而或蠹賊內起，奸雄外攘，正大節之所係也。彼臨此而所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不可以死生利害奪其節之過人，又如此斯何人也可謂君子人與？吾反覆繹之，誠哉其君子人也。令吾慨想不置矣。

有才有無節，則立脚不任有節無才，則於事無濟，故必合言之方爲成德。託孤見不但可以輔佐長君，可以中正有防微杜漸，將順匡救，君位賴以固，君德賴以成，意寄命見不但可以分理國政，可以中正有誥戒勸農，別弊釐好國勢，賴以成，國事賴以濟，意有託孤必兼寄命者，如周公輔成王，武侯輔後主是也。有寄命不兼託孤者，如高宗聽冢宰季任爲處守是也。故兩可以分說。上二句以平時言，臨大節卽以事變言，須看一臨字變未發而談節義，人人皆中事已定而論成敗，人人皆智所難者大節之臨耳。不可奪不限定必死是義理精明而不惑，志意堅定而不撓，不失其所寄所託之重也。詳以其節貼此句，其寔才亦在內。楊維斗幸而多艱，徐定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大節自著，不幸而天心已去，則臣首可斷，臣心無貳而大節彌光。君子兼宗廟之臣，社稷之臣，節義之士，綱常之士，總而言之曰成德，合訂世有僥倖以成功，意氣以從事者，故有與字一疑接，口卽將寔處覆核，見得性命之外無此事，功學問之外無此經濟，故用也字一決精言，設爲問答，深著其必然與字，雖是疑詞，認真死說不得。

士不章全旨

此責士以體仁之學仁是理弘毅所以體此理也工夫全在弘毅上下節唱嘆重遠正以明不可不弘毅之寔

○尊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

寬是上面受得多廣是裏面容得多

毅強忍也

強是當下忍是後來

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曾子曰人之自待者薄我之所以責彼者亦輕若既為士則心體不可不弘不可不毅所以然者以士所

任甚重非弘何以勝其任其道甚遠非毅無以致其遠既重且遠所以貴弘而又毅也

士字重讀顧涇陽道以士而舉使士自諉則天下更復有誰人起而荷之者道以士而行

使士自畫則天下復有誰人起而蹈之者

困勉錄弘言至大毅言至剛按弘是橫說毅是直說任翼聖人生本宏有私意以間之便狹人生本毅有物欲以累之便弱人必不以私意

自蔽然後能宏必自勝其人欲之私然後能毅任猶擔子道猶路此重擔總在士肩上挑越挑越重越放不下這長路總在士腳下行越行越遠越任不得故非弘毅不可

重道遠是一出事而字連說程自遠不毅之宏非真宏不宏之毅非真毅

仁為己任不亦重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

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不統

而必欲

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與生俱生一息尚存便不可間

可謂遠矣

程子曰弘而不

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所謂任重而道遠者何益仁以為己之任則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俱於我乎承載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是前無駐足之時終無息肩之地其道不亦遠乎此士所以不此節解上任重道遠句益見士之當弘毅也重處在註全德之全字可不弘而且毅也徐自漢重字在己字見益人可以分任便不見得甚重勸學錄初不知先我而為仁者幾何有己在直可以前無古人後我而為仁者又幾何有己在直可以後無來者又仁兼體用統四端兼萬善仁之體位天地育萬物仁之用死而後已是擔荷這仁絕無休歇處覺野仁之道全體不息非大其心以容天下之善必不能體全體之仁非堅其力以貞百年之守必不能體不息之仁滙泰兩不亦乎固是點醒重遠字面却正徹足不可以不精神

興於章全旨

此見學古之益人也古人小學時歌詩習禮舞象舞勺一齊去學由是而興而立而成幾不辨其何從得力聖人為之一一指點出來○三於字與志道章不同彼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是指點字粘下一字讀任翼聖興詩是知之事成樂則知之精立禮是行之事成樂則行之熟操縵以安絃博依以安詩維服以安禮雖大學亦離三件不得但其功則自小學基之耶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虛齋謂邪正二字起下善惡字其為言既易知以上是詩之體而吟咏

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

已土是詩之用

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

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已上解興。子曰學者苟從得力之後而還念所學其次第有不可於詩正位。誣者如見善即好見惡即惡是興也而非詩何以得此

註先登下兩易字正見詩禮樂用功則同而收效獨先之故。先誦興後誦詩方合口氣倒說便是詩可興了。下倣此。○金正益三於有不可誣之理不可躐之等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二句言禮之體。恭主容敬主心辭解使去已遜推以與人節無太過文無不及度

長短之制數多寡之宜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二句是禮之用陳新安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故學者

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此方解立為善去惡之於禮正位心既興又貴

有以持守如為善必誠去惡必。蒙引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自家扶墜得起

勇是立也而非禮何以得此。題鏡文有云恭極以直內則神明安其則而欲無自生此

以治心言品節以嚴外則耳目守其官而物無從引此以範身言。呂東萊操存則血氣循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此是樂之體。約言歌是一事舞

二律為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此樂之用。○邪穢謂私欲之律音者詳孟子。好惡查滓謂道理之勉強未

純熟者

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此方

解成于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

樂正位

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

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

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

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

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既能立而矜持未化必至無欲而好無畏而惡乃為成也題鏡樂兼

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也成於何得又得之於樂甚矣詩禮樂之不可不學也聲音容文有

云聲音之高下可通性命之微而剛柔無過舞蹈之疾徐可平血氣之用而喜怒哀無偏非

只一個樂便會成益平日積學工夫將至有得得樂便融化了然成固是得力於樂却又

無所用力益從容自化之候也成文與詩相協而向之興起者漸情焉而幾于純粹與禮並

用而向之強立者神明焉而進于從容也管規以古人之性情引發我之性情則為興有規

矩繩墨靠着硬本子做故曰立然立時尚是依樣葫蘆潔淨精微漸臻於化此成也必從容

以俟之和平以養之故直柔寬栗陶淑到恰好處非樂不為功此虞廷教習屬之典樂而成

周大司樂亦以四術教國子也吳氏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

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猶以為未也又為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

以節其舞而樂於是乎大脩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意容或誦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皆可以爲養此樂之益人也

民可章全旨

此見教民者當順乎民也可不可照註作能不能解。雖行著習察由字中少不得知但可俟不可強耳亦勿將知字詮壞人老莊一路學問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

是百姓所日用者如孝弟之類

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也

乃根原來歷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是性命之本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

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循乎當然者爲由明其所以然者爲知本一理也而隱顯分焉矣彼民也樸而在野但可使之由耳若其理精微則凡民豈能領會教民者安可混

而施一民字便見局於氣稟不能洞達本源兩之字俱指理

使之由時聖人正用全副

也

精神錢吉士使由之正所以使知之而不使知之正所以使其由之而自知之先王

覺世之心有甚切而反類緩者亦知其勢有可不可也

一要看民字極淺一要看知字極

深蓋論到知士學者亦須積累乃可凡民安能驟冀困勉錄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

之由此論却不可少管窺由中境界正難圖滿唐虞風動成周太和亦只由得盡耳有一

能知者聖人養之學校升之司徒司馬不在民數中矣蓋由是率性事知是達天事

好勇章全旨

此明亂所由生蓋慘莫大於亂而亂必有激而成兩亂字生於兩疾字疾則不平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在上者當有以處置之使不爲患始得